

神道導論

同理心、同情心和榮譽感：

靈性之道是個人生活方式的一種特殊方式。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個人可以選擇遵循。The Numinous Way 的基礎是相信我們，
作為個體的人類，是與這個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的聯繫，這個星球目前是我們的家園，也是與宇宙本身的聯繫。因此，我們與自然聯繫在一起。
我們或者我們可以通過同理心的能力意識到這種聯繫。

意識到這種聯繫，培養我們對眾生的潛在同情心，
使我們傾向於同情，並傾向於按照個人榮譽行事。因此，同理心使我們對他人、所有眾生的苦難，特別是

意識到人類是獨特的個體，他們和我們一樣，會遭受痛苦、悲傷，並體驗快樂和愛。個人榮譽指導我們以禮貌和尊重對待他人，以及我們自己希望得到的對待。也就是說，個人榮譽使我們傾向於尊嚴和公平，而且，以一種非常簡單的方式，榮譽是同理心的一種實際表現：我們如何以同理心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與他人和其他生活建立聯繫。

從慈悲中產生停止造成痛苦的願望，減輕痛苦的願望，而榮譽是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的一種道德方式，因為榮譽使我們能夠克制自己，正確的、道德的、同理心的也是如此。，事物。因此，同情和榮譽是我們的方式
可以發展和擴展我們與生俱來的，但往往未被充分利用或忽視的，人類同理心。

因此，對於《神道》來說，同理心是道德的源泉，因為善被認為是表現出同理心、同情心和榮譽的東西，因此是減輕或停止引起痛苦的東西：對於我們自己，對於其他人眾生，以及與我們共享這個星球的其他生命。因此，什麼是不道德的或錯誤的，是什麼導致或促成或繼續這種痛苦。

從本質上講，靈性之道將我們作為個體的生命置於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自然、所有生命和宇宙的生命，超越了自然的生命，它提供了實用的指導方針，道德準則，使我們能夠努力以一種同理心、富有同情心、因此是光榮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

靈異：

同理心也讓我們意識到，或者可以通過它的發展，讓我們意識到神聖的事物：也就是說，那些能夠或能夠或已經呈現（“表現”）美麗、快樂、敬畏、當我們超越自我，意識到所有生命之間的聯繫，意識到超越我們的潛在統一性，以及我們作為個體和人類所擁有的潛力時，就會感受到“神聖”——善良、快樂、積極改變和愛的源泉。

簡單來說，神靈將我們自己的個人生活置於更大的環境中：其他人的生活；與我們共享這個星球的其他生命；以及宇宙本身的

數十億顆恆星和數十億顆星系，其中一些恆星和一些星系很可能擁有自己的生命行星。

神奇的是那些使我們傾向於以道德方式改變自己的東西。那些讓我們想起我們的死亡、生命、存在、超越我們的東西；體現生命本身本質的東西，以及向我們重新呈現我們所感受到的美好和美好的東西。

同理心本身表達，或者可以表達，神秘的事物，而關於同理心特別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並且永遠是個人的。也就是說，同理心，就像神靈一樣，只在個體生物體內生存和發展。它不能從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存在中抽象出來。

我們自己的改革和進化：

靈道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我們人類擁有改變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說，我們擁有有意識地改變我們的行為、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因此，我們不僅僅是擁有語言能力和有意識、理性、思考能力的動物，因為我們擁有使我們能夠克制和控制自己的意志能力。然而，就像同理心的能力一樣，我們的意志能力、自我改革和進化的能力，經常被低估或忽視。

我們怎樣才能發展這種學科？我們怎樣才能改造自己，從而進化？The Numinous Way 的答案是：通過慈悲、同理心、溫柔、理性和榮譽，這是可能的：通過溫和的順其自然，這是智慧的真正開端，也是我們人性的體現。為了存在，成為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我們需要改變自己，通過培養同理心和同情心，通過放任自流，即停止干涉，停止觀察他人（和“世界”）抽象的不道德，停止努力改變或參與超出個人榮譽所決定的限制的事情。因為榮譽永遠只是個人的，它與影響我們個人的事物以及我們身邊的人（例如我們的家人）或我們在個人基礎上接觸的人有關。因為個人榮譽永遠不能脫離當下的直接性，脫離個體之間鮮活的個人互動。

抽象的不道德：

同理心使我們遠離我們所構建和製造的人造的、無生命的、因此無神性的抽象，我們將這些抽象強加或投射到其他人、其他生命和我們自己身上，通常是為了“理解”這種眾生和我們自己。正是抽象是或可能是偏見、不容忍和不人道的起源。此外，抽象是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人類造成或促成他人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

抽象（或抽象主義）正如 The Numinous Way 所理解的那樣，是製造和使用某些想法、理想、“形象”或類別，因此是某種概括，和/或將一個或多個個體分配給某個群體或類別。某些“完美”或“理想”形式、類別或事物的設定是抽象的一部分。

根據 The Numinous Way 的說法，將這種抽象應用於生活是不道德的。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抽象篡奪或限制或約束了我們自己的個人判斷，而個人判斷 要符合道德標準 應該而且必須基於同理心，也就是說，基於對其他人的直接和個人的了解。所有的抽象都扭曲或破壞了我們對他人的正確認知，也必然是我們個人對他人的認知。

抽象 無論它們被歸類為政治的、宗教的還是社會的 要么使我們傾向於根據其他人設計或理論化的東西來判斷，要么它們已經包含在它們自身或與它們相關的某種理論或模式或模型或“原型”中，預判。

因此，所有與生活有關的抽象概念，限制、限制或破壞，甚至破壞同理心，因此它們切斷了我們與其他生命以及與宇宙本身的神聖聯繫。

一種抽象類型的一個明顯例子是“民族”的概念。因此，有些人被稱為“屬於”特定指定的“國家”，或者認為自己屬於某個特定國家。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這個國家成為個人身份的來源，他們的生活意義的提供者，以及他們判斷他人的基礎。通常是基礎 “他們的國家”與其他人形成對比，並且他們自己經常認為他們對這個被稱為國家的特殊抽象有“責任”和義務。這樣就產生了分歧和衝突。因此，人們以這種特殊抽象的名義給他人施加痛苦，因此存在戰爭和入侵，因為一個“國家”無論出於何種原因 想要將自己的“價值觀”、思想和方式強加於他人。

抽象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政治理論、思想或事業 例如，“民主”。這種抽象（無論如何定義）被某個國家或政府視為“正確的”和必要的。一些政府或國家（或領導人或其他什麼）然後認為這種民主應該而且可以強加給另一個國家和政府，並且認為

因此，使用武力讓“這些其他人”接受民主這樣的抽象是“正確的”和“道德的”。在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的過程中，當然會有衝突和殺戮，因此會有很多痛苦。

抽象的另一個明顯例子是超個人文化、生活方式或宗教的概念。這種特定的抽象（無論是一種文化、生活方式還是宗教）開始被某個群體（無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或其他什麼）視為“道德上正確的”、“文明的”（甚至是“優越”），而這群人認為，讓其他人接受這種特殊的抽象是他們的“責任” 或者他們的“命運”或其他任何東西。這 - 幾乎總是 - 涉及武力或脅迫或類似的事情。因此，再次出現衝突和殺戮，以及由此產生的許多痛苦。

然而，抽象的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專業軍隊，或一些大型專業戰鬥部隊。這樣一支軍隊，或這樣一支戰鬥部隊，有一種效忠 一種責任 遵守給定的指揮鏈，他們的義務是做一些抽象的權威命令他們做的事情，即使他們個人並不知道抽象權威背後的一個或多個人，即使他們

個人不同意通過這種指揮鏈發出的所有命令。因此，他們會以那個抽象權威的名義去戰鬥 殺戮 比如某個國家，或者某個被數百萬人選舉或奪取政權的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士兵或戰士

將自己非人化，並將抽象權威命令他們戰鬥的任何“敵人”非人化。

抽象的另一個例子是個人根據其職業或已知或感知的政治（或宗教）觀點或基於他們過去可能犯下的某些行為的判斷。因此，這個人是根據這樣的職業或這樣的觀點來看待的，而不是作為個人，或者根據他們過去犯下的行為或被指控犯下的行為來判斷。也就是說，他們被分配到某個抽象的類別，並且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上變得非人化，並且通常根據抽象地分配給這樣一個類別或這樣的行為的任何道德價值來對待。例如，考慮一個被歸類為“妓女”的女性。幾乎總是對這樣的人做出某些假設，因為抽象類別“妓女”帶有各種含義，或者被假定為表示某種類型的人。因此，婦女沒有被視為和對待為個人，而是被視為和對待為“妓女”，並且在此過程中常常被非人道化。根據這樣一個指定的抽象類別進行的所有此類判斷都是不道德的，因為它不是基於對個人的個人了解；它不是基於對那個人的即時同理心。

這些明顯的例子說明的是放棄個人判斷；將個人從神聖的、個人的、時刻的直接性中解脫出來。相反，個人與抽象相關或根據抽象來判斷；指對價值、價值和判斷的抽象。幾乎總是有代表抽象的行為，通常帶有“正確”的感覺，並渴望說服或強迫他人接受或採用這種特定的抽象，並使用某種武力或暴力或脅迫說服其他人改變並採用這樣的抽象。總是缺少

任性；總是有客觀的概括；而且，幾乎總是存在非人性化。

根據靈性之道，當應用於有生命的事物時，所有的抽象，就其本質，就其存在而言，會導致或者是或可能是衝突和痛苦的起源。此外，抽象背後的個人意圖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一旦失去了同理心，同理心只是並且

永遠是個體。那麼要么有痛苦，要么有痛苦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有人或許多人相信某個特定的抽象是“正確的”和“公正的”，這並不重要，因為正確和公正的東西永遠不會存在於抽象中，也不會被抽象或採取行動的人表現出來。代表這樣的抽象。正確和公正的東西只存在於並通過個人同理心和個人、個人、榮譽和個人判斷而存在。

更好的生活方式：

根據 The Numinous Way，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和我們的社會的唯一道德方式是通過培養同理心和努力生活在一個內在的、個人的、轉變的
一種合乎道德和光榮的方式。

因此，有一種自我轉變，一種內在的改變，一種個人的和非常個人的生活，按照靈道的倫理。也就是說，有慈悲、同理心、榮譽、理性、痛苦的停止，以及個人的逐漸進化、發展。這是一種個人變化，因此是一種非常緩慢的社會變化。例如，當一群遵循這種方式的人自由地決定以某種方式生活時，例如，成為一個小社區的一部分或創建一個小社區，社會變革就會出現。當其他人受到啟發時，社會變革也會發生。

那些單獨或集體遵循諸如 The Numinous Way 之類的方式的人的道德榜樣。

因此，神道是極不政治的，反對使用武力和暴力，為任何抽象或“事業”服務，相信更好的社區 “更美好的世界” 只能被創造出來。通過那些只關心他們個人認識和個人互動的人和那些有道德的人的努力。

公平、法律和自衛：

靈道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榮譽不僅是個人的，與當下的直接性有關，不能從這種個人的直接性中抽象出來，而且就其本質而言，還取決於其他人以體面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我們。這意味著我們的個人、個體、寬容和同情心具有一定的道德限制，正是這些非常人性化和道德限制的設置，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區分和區分 The Numinous Way 與其他道德哲學，例如佛教，以慈悲為基礎，渴望停止造成痛苦。

因此，雖然個人榮譽要求我們公平、寬容、不帶偏見和富有同情心，對他人來說，它不僅可以進行自衛，還可以在需要時進行就業，並作為最後的手段，使用暴力（包括致命的武力）來保護自己和那些可能需要一些直接的、體面的和個人的幫助的人。因此，如果一個人受到攻擊，按照靈性的方式，保護自己是光榮的，如果情況需要，使用必要的武力是合乎道德的，即使這意味著攻擊者或攻擊者受傷或可能被殺。

同樣，如果一個人發現自己處於個人情況中，例如，幾個人暴力攻擊另一個人，那麼幫助那個人並使用任何必要的力量將是非常光榮的，因為這樣的暴力攻擊是，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在這種個人情況下如此行事是公平、公正、人性化的，甚至是神聖的，要做的事情，因為我們對榮譽的實際使用恢復了這種攻擊者的不光彩行為所破壞的自然平衡。

然而，值得再次強調的是，這樣的武力使用只是公平、光榮和合乎道德的。個人情況，在當下，以及個人因此使用這種武力只是這樣做，因為他們自己立即受到攻擊，或者因為在那一刻附近的某個人或其他人受到了不光彩的攻擊。

誰來決定這樣使用光榮的武力是否合理？根據 The Numinous Way，這只能並且永遠是當下的個人。這是為了個人

運用他們自己的經驗和判斷：他們的同理心和公平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如前所述，個人榮譽永遠不能脫離當下的直接性，不能脫離個體之間鮮活的個人互動，因此不能體現在某些抽象事物中，例如其他人制定的法律。其他時間，或以某種超個人的抽象表現出來，例如政府或州或其“法院”。

對於真正的人類而言，正義只是並且永遠是個人的，與個人榮譽相關並完全依賴於個人榮譽。因此，對於 The Numinous Way，任何社區中所有法律的基礎只能是個人榮譽。

靈性之道

我們的個性本身就是一種抽象，因此是一種幻覺，因為它經常掩蓋我們與其他生活的關係，正如我們經常描述和定義自己或自己的個人生活，與我們自己的關係並通過我們自己的生活個人的慾望、需要和感受，這些需要、感受和慾望是我們經常不理解並且經常無法控制的，或者我們似乎無法控制的。

因此，我們與他人發生衝突，而且常常與我們自己發生衝突；因此，我們經常給他人造成痛苦，有時也給自己造成痛苦。此外，我們經常追求其他抽象呈現給我們的幻覺，我們相信，或者我們被引導或說服相信，會給我們帶來“和平”、安全和個人“幸福”。

然而，根據靈性之道，所有生命都是一種可以方便地稱為非因果能量的表現。一種在場。正是這種非因果能量構成了我們的物理分子。

“活”。此外，正是這種能量是生命矩陣的基礎：它是我們與地球上和宇宙其他地方的所有其他生命、人類之間的聯繫；正是這種非因果的能量構成了移情本身的基礎：我們感覺到、感受到並能夠了解和理解的東西。

理解，當我們與其他生命富有同情心地互動時。

因此，物質的、因果的、宇宙中的所有眾生，都擁有一定種類和數量的這種非因果。

能量，就像所有能量一樣，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摧毀，只能以某種方式轉化。

因此，當我們的肉體、因果體死亡時，它們也會死亡，因為賦予它們生命和活力的非因果能量在因果物質宇宙中不再存在。不再顯現。這種非因果能量。在因果意義上，“是我們”，是我們存在的本質。然後返回到宇宙的非因果部分，它從那裡出現，給了我們因果生命。也就是說，它流回到它的源頭，並且會從那裡流出來，在某個因果時間出現在某個其他的、因果的、形式的、某處的地方。或者，用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們的非因果方面。或本質，超越了我們因果的、抽象的、凡人的自我的幻覺。從“我們”出現的地方返回。

在相當重要的意義上，同理心、同情心和以榮譽為生，是我們增加或為自己獲取非因果能量的一種手段。我們在因果中存在這種能量。從而我們加強了生命的矩陣，並且，事實上，增加生命本身。因此，當我們以這種合乎道德的方式生活時，我們不僅在幫助這裡、現在、在我們的世界、在我們有生之年的生命，我們也在幫助所有未來的生命，在宇宙中，通過我們的行為，我們的生活，不僅對其他生命可用，在這裡在我們自己的小因果時間和因果空間中。而且，在我們必死的時候，宇宙可以使用更多的生命。因此，我們將幫助。並確實成為。宇宙本身生命的變化和進化的一部分。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超越。作為一些有意識的、個體的、存在。到我們“生活”另一種個體存在的其他非因果領域。這只意味著我們已經利用這個機會，我們的凡人生命，來增加生命，進一步進化；我們已經超越了自我的幻覺，看到了本質，並選擇了本質，現實，而不是幻覺。因為幻覺是分離的，

離散的、沒有聯繫的生物，而本質、現實是生命的流動；非因果能量存在於因果中，因此“創造”了生命。幻覺是這個凡人的生命作為目的，目標，而現實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活生生的宇宙，我們是其中的一部分，曾經是其中的一部分，並將再次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將宇宙本身設想為一個活生生的、不斷發展的存在。我們所有的生命都不是分開的來自這個存在，而是我們是這個存在，在進化中，在因果中進化，憑藉我們的感知力，成為這個存在的意識，這個存在的意識。同樣，自然與我們一起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是這個存在的體現。

此外，這個宇宙存在不是完美的，也不是無所不知的，不是上帝，也不是任何人類製造的抽象，而是一種蓬勃發展的生命，當我們以同理心、同情心和榮譽生活時，當我們尊重其他生命時，我們會幫助生命，當我們反其道而行之時，我們會削弱或傷害它。因此，對這個活生生的宇宙存在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祈禱”；沒有來自這個活著的宇宙存在的“獎勵”或“懲罰”。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一種移情意識，通常或大部分無法言喻，有時會在一些神聖的音樂、一些藝術作品、個人的愛或一些光榮的行為中表現出來。

大衛·邁亞特